

百味书斋 李焕才
黑与白



放下破事，上来喝茶！
手机在叫，这是阿福的声音。

退休后的阿福在儋州市那大镇开了一间诗乡歌海文化会馆，有书有画，有琴有棋，有歌有茶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

上八楼来，阿福没有先给我茶，而是递过来一本诗集。

我问：出啦？
阿福说：出了。
我接过诗集，说：让我好好看。
阿福说：不仅看，还要说呢。
我说：好。

阿福的诗集叫《黑与白》，在《自序》中写道：“因为想不开才写诗，写诗就想通了。”有意思！他在《写诗》中又写道：“把看见的听见的/放在心窝上煮熟/然后/再吞下去/充饥已经疲惫不堪的情怀。好啊，这样的诗我喜欢。阿福的诗既然是“放在心窝上煮熟”，可以“充饥”，必然摒弃了空泛和矫情，以真诚和朴实的面目见人，而且浸润着他的情愫，牵扯他的思维，藏掖他生命的声音，带有他的体温，读着可以触摸到他跳动的脉搏，又能窥见流动在他心底的那条隐秘的河流，让人感动在他的诗行中。

其实，阿福本身就是一首有韵味的长诗，和他在一起，不缺乏快意，只要你稍凝神，就感觉到他的身上飘动着诗的影子，他在嬉笑怒骂中，很自然地泼出诗的意象。我窥视阿福的简历：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小伙子，不经意中踩上了云梯，翻个筋斗便成为空军战斗机的一级飞行员，纵横驰骋在云上云下，让他的山村伙伴们不时仰望长空，在繁星中寻觅他的身影；他借助飞机的翅膀在天空翱翔，他的思维也长出了翅膀，翩翩起舞在字里行间，随手采摘有灵性的文字，排列成一行行诗句，也就变成了一个诗人；他在天上、在地上，从不同角度观看世界，发觉世间万物分外活泼生动，他别出心裁用一支毛笔操练文字，居然把方块字操练成有形有神有生命的书法，我很喜欢他书法的灵动和隽永，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；他把文字编织成意味盎然的文章，将他的情感揉搓进去，他又成为一个散文家。又回头来看阿福的诗，他的文字意象深远，却让人真切地感触到他情感的波澜，比如他在空中回望家乡，在《故乡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回到故乡/拾回孩时的调皮/涂上泥巴/让村边那条小溪认得我。”他在云层里俯视大海，在《南海之梦》里写道：“面朝南海/梦回故里/我把海螺当酒杯/斟满惊涛/喝下滚滚翻腾的海……”更让人快慰的是，他的书法也自然而然地融入诗的意境，他在《书法》中写道：“雨/淋湿了黑的夜晚/纸/便成了云的故乡。”他用右手抓笔写字时，感觉好像泼墨于云雾间，于是署名“云墨”；用左手抓笔写字时，灵动敏捷，便署名“左道”。

读阿福的诗，能激荡人的情怀，但是读着，心里常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平和，蓦地又肃然。他的诗不仅激情澎湃，还有凝重和睿思，不时闪动着哲理的幽光。可想而知，一个人经常从地面上天空，又从天空回到地面，不断变换视角观察世界，必有独特的感受，后来，他又退役回地方工作，得到地气的温润，接受生活的洗礼，目光会从敏锐逐渐趋向深邃，能透视世界光和色的神奇。阿福那些富有哲思的诗句，

就是吸收了大地的灵气，融入自己的智慧，酿造出来的。比如这诗集叫《黑与白》，本身就是个哲学的母题。他在开篇的《筷子》中写道：“一根是白天/一根是黑夜/用早晚/夹起三百六十五个日月。”不经意中，便把黑白与天地与生活缝缀在一起了。

是啊，黑与白是世间的底色，却可以幻化出斑斓的景象，尤其经诗人着意拨弄，也就气象万千。

琼州风物 郑有义
海南的三角梅

客居海南，常听朋友说海南也有梅花，便觉得有些奇怪。再问，说叫三角梅。我有些好奇，便想专程找机会看一下究竟。

万宁市候鸟协会会长刘家旭告诉我，这里有个溪边村，在万城镇东南，乌场港边上的东山岭脚下。因有一条小溪穿村而过，村民又多沿溪而居，遂得名溪边村，是海南著名的三角梅风景旅游区。还可品咖啡，便专程去看。

我们去时，正是这里三角梅盛开的季节。只见村村落落、楼下园中、边边角角，处处是怒放的三角梅，真是一片三角梅的王国。村里人介绍，溪边村的三角梅面积多达近百亩，年产量达12万多株。仅佳品就有心双色、口红、印度画报、西施怡锦等12个品种之多，很具规模。

村里专门有三角梅培育基地，我去时，村民们正在一片花海中忙着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。聊起来，村民说，“这三角梅挺挣钱，乐意干！”

我却不知为啥这花叫“三角梅”，便在村民指引下，细细地欣赏起来。原来，这确是一种很有特色的花卉，实则是一种常绿攀援状灌木。枝干为拱形下垂，是卵形单叶互生，背面铺满厚绒毛，顶端则是钝钝的圆。花在顶处，却很细小。三朵聚生于三片红苞中，外围的红苞片却又大又好看。有鲜红色、橙黄色、紫红色、乳白色等不同颜色。

在一株三角梅前，我细细看来，发现它竟有紫、红、橙、白、黄等五种颜色。好象各种颜色相互攀比着谁好看，有趣有味，艳丽异常。我问正在剪枝的村民：怎么一个枝干的花竟可有五种颜色？村民告诉我说，是专门科学嫁接的。另外，阳光、温度也会使同一株花带来不同时节的花色变化。我大感惊喜。

在三角梅基地徜徉，不时又可看到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飞来啸去，在三角梅上搭窝，又欢快地跳来跳去，真的把你拥入一片鸟语花香之中了。

在不宽的村道和两边的民居旁，还有些大大小小的文化广场、书法长廊、文化牌匾。还有一座书香气四溢的溪边书屋。书屋是主、辅屋两幢建筑，内设礼仪大厅、书法学习厅等区域。据说一些书法家们常聚集于此，挥毫泼墨。书屋24小时开放，许多人在这里看书，有的闲来一泡就是一整天，十分受村民的喜爱。这里还常举办学习班、读书会，使书屋成为“网红”。村里还打造了休闲驿站、农家乐、民俗博物馆。这个溪边村还构建了合作社，我倒觉得有点方向性意义。

尤使我感兴趣的，是在距溪边村三角梅基地不远处，有一处凉亭式、四壁皆空，颇具古风农家特色的溪边客厅。走进亭内，却见桌椅挂件更是一片素旧拙朴的古风物件。墙上、吧台旁，挂着斗笠、簸箕等久远的农家工具，帮你唤回有些淡忘却美丽的耕读



海南三角梅

文化，勾起游人的乡愁乡情，充盈着返璞归真的浓郁。

也许正是大忙季节和旅游淡季，亭里竟无一人。我便选了一个靠窗的边座悠然坐下。临窗向外一看，紧挨窗下便是一条清溪，可见鱼游。溪边，窗旁，三角梅怒放。微风拂来，满是淡淡的清香，禁不住要贪婪地大口深吸，让那似有若无的三角梅芬芳穿透骨髓。

海南的三角梅，是秀美的、艳丽的、热烈的，是婀娜、浪漫、动人的。俺家乡的梅花却是娴静的、高冷的、妩媚的。南北两枝梅，各有其风格，各有其性情，便也各有其独特之美且互无可取代。她们，都属于她们自己。于是，海南的三角梅，也在我心中真真地美丽起来。

读史侧翼 陈新
苏东坡和“月下美人”

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苏东坡被流放到儋州中和镇。刚到中和时，苏东坡用八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处境：滴居儋耳，无地可居。一个花甲老人，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师，还是曾经的朝廷重臣，被贬初至中和时，偃息于桃榔林中，蛇鼠出没，病痛折磨，缺酒少食，无朋无友，仿佛置身绝境，令人心痛。但善良的儋州百姓善待流寓的苏东坡，送他食品，送他吉贝（布）。送他地瓜酒，慢慢地，他习惯了当地生活。随缘委命，随遇而安，乐观旷达的性格使他很快融入当地百姓之中，慢慢化解了生活中的困顿，他开始享受海南椰风海韵的日子。他听当地好友黎子云说，离其住处不远的七里村有一种美丽的玉蕊花，便决意去看看。

1098年，立春当天，晨起的苏翁心情格外明媚，用一把老梳子快乐地梳理着头上所剩无几的头发，穿上芒鞋，拄着竹杖，去离住处几公里远的北门江畔看看那“月下美人”。到村边的河道时，坡翁被惊到了。几百亩的玉蕊花遍地落红，如梦幻般的美。还有花林旁，万亩农田，繁忙春耕，热火朝天，这美好欢腾的春景春图，让他春心爆棚，诗兴大发！他写道：春牛春杖，无限春风来海上。便丐春工，染得桃花似肉红。春幡春胜。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。

苏东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春天画卷。在这幅和谐安康的春日盛景中，春牛在春工犁杖的支使下摇着尾巴，快乐地耕田，海上无限的春风吹拂得人们心生愉悦。一串串粉红的玉蕊花像在风中摇曳的春幡，颜色像极了 he 家乡桃花的肉红，铺天盖地的落花纷纷飘下来，又像极了 he 家乡杨花，雪花。让他陶醉的不是那香醇的美酒，而是那浓浓春意。苏翁在这《减字木兰花·己卯儋县春词》中连用了七个“春”，无限春风，多情春工，快乐春幡，欢乐春牛，喜悦春杖。还有愉快的春胜之心，他把海南和北方链接在一块，一声声，难掩绵绵的思乡之意，他把玉蕊花和他家乡的杨花、桃花、雪花联系在一块，每一句都含蓄地表达了深深的思乡之情。

玉蕊花是一种既高贵又平民的花卉。它清雅暗香，冷艳娇媚，花开时节像淡淡的云朵，不张扬，不热烈，花落时分它纷纷扬扬，像飞扬的粉蝶，虽无声却不苍凉。花开时百卉千葩，既温柔又多姿，既大气又内敛。为拒绝探访的赏花客，它低调地选择更深半夜静悄悄地开放。所以人们把玉蕊花称为“含羞少女”“月下美人”。唐朝中后期，在长安，牡丹、杜鹃、玉蕊一起并称为三大国花。玉蕊是其中最稀有的。唐末战乱，玉蕊销声匿迹。偌大中原再也找不到它倩影。人们普遍认为“月下美人”失踪了。然而，一千多年后，海南岛中和古镇的七里村里，人们吃惊地发现，村中弯弯曲曲的河道边上，布满数也数不清的玉蕊树林。玉蕊在这块土地上恬静、安然地生活着。

七里村建村约一千三百多年，村里的古玉蕊树林，也有一个关于七仙女的美丽传说：某一天，天宫的七仙女结伴来凡间游玩。她们钟情于儋州北门江畔的这片小村庄，但这村庄一直缺水，民众难以为生。仙女们便施法术，修了一条七里长的河道。她们引灌清澈的河水，用七件粉红外衣幻化成一片多彩的玉蕊林。她们常常趁着朦胧月色到林中赏花蕊，闻花香。待到凌晨三点，花儿浓情盛开时，她们却不惊扰熟睡的村民，悄悄飞回天宫。从此村民们有了七里河水种植水稻，结束只吃薯芋的历史。为感谢七仙女的造福，人们把村庄更名为七里村。

九百多年前，苏东坡在七里溪的溪水边与玉蕊花深情邂逅。为美丽的玉蕊花书写了一曲绝美的赞歌。

季候物语 黄辛力
醉美秋色

秋天以铺天盖地之势降临于人间，并不断深入着。上天的七彩染缸被打破了，以秋风秋雨的方式渲染着大地，于是，便有多彩绸缎装扮着人间的美丽，于是，秋风、秋雨、秋景、秋色烘托出这个世界的生动，也成了千古以来文人墨客抒发感情的意象，真可谓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

古代诗人对秋色的描绘更多的是凄美，抒发的更多的是悲愁。而我却看到的是更多的壮美与生意，看到的是比春天更美好的厚重，犹如刘禹锡《秋词》所言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秋色，是多彩多样的，既有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壮美，更有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收获喜悦，有着让人对岁月，对未来的美好遐思。

秋天是白色的，天高气爽，白云飘飘，没有什么理由让人悲秋，那一朵朵白云，有时像牧民在草原上赶着羊群的情景，有时像刚刚收获的新疆棉花，洁白里有些许的汗香。

秋天是红色的，北方的枫叶染红了山野，染红了村落，染红了林荫小道；南方的三角梅飞翔着热烈向往。红，是生命的迹象，更是生命的隐喻。有人不敢面对，因为落叶而悲愁，感受生命的寂寥，岂不知，落叶化为泥是一种轮回，更是为了来日树儿的嫩叶吐绿，茁壮成长，故而，红这不仅仅显现颜色的美，更是一种拱让、一种付出，一种牺牲的壮烈。

秋天是黄色的，这是秋天的主调。银杏、胡杨的金黄，尽管短暂，却成为游人美好的向往，摄像头里的聚焦点。这种金黄只是大地的美丽点缀，水田里、梯田上那一层层金黄色的稻浪，水果园里橙黄色的橘子一张张笑脸不仅给大地添色添彩，更打扮了人们美好的生活。结果，是对过程的肯定，过程和结果都是美好的。秋天，是收获的季节，是让人充实，让人有动力的季节。

秋天是绿色的。在我所居住的古老而年轻的海岛，有蓝天白云映衬着，有大海波涛诉说着，有榄仁树红着脸，与美丽的红椰在秋风里翩翩起舞，有金灿灿的稻穗悄悄地传递农事的喜讯。当然，我的海岛更有傲然于世的颜色——绿色，一年四季草木常青，苍翠欲滴，秋风秋雨也无法染指，犹如祖国南端的绿色宝库，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。目前，这个古老的海岛被赋予年轻的名字——海南自由贸易港，正乘着时代的巨轮，盛载着多少代人的企望，向着美好的未来行进。

“醉貌如霜叶，虽红不是春”，身在深秋里，我以秋露为酒，豪饮无尽的秋色，醉倒千年的风雅颂里，醉倒在多娇的江山里，醉倒在椰林小径上。